校邠廬抗議

校邠廬抗議目錄

卷下

吳縣馮桂芬林一著

校邠廬抗議卷下

吳縣馮桂芬林一著

籌國用議

古不以銀爲幣唐時用銀不過蠻市明初用鈔用錢禁用銀中葉後銀始通行顧氏炎武著論用錢廢銀意在復古余往時見銀價日貴農田出穀而　國課徵銀準折消耗民不聊生未嘗不以顧氏之論爲善乃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變從此以銀爲幣之勢已定雖五帝三王復起不能改也已蓋今以合地球九萬里爲一大天下中國僅十有五分之一耳其十有四用銀而其一不用銀猶之十有七省用銀而一省不用銀行乎不行乎曩嘗謂市易之事貴徵賤賤徵貴勢

之所趨有莫適為主而一成不可變者即如鈔幣一法雖以天子之命不行斯不行耳嚴刑峻法曾不足動其毫末徵諸古而皆然驗之今而益信且夫鈔亦幸而不可行耳若其可行則銀且盡為諸夷所有一旦有事鈔幣無從支銀百萬資財俄頃片楮而銀之重中於人心權勢遂盡移於有銀之諸夷幾何不為閩省前年之事行鈔令下閩省發銀若干萬立官店以司出納凡以鈔支錢者無折無扣鈔遂通行兵餉數十萬皆傾鈔不支銀他款亦然藩庫充牣一旦寇警支銀者踵至不給即洶洶滋事乃傾庫與之僅以無事此亦行鈔幣之一鑒然則居今日而言裕國宜何從曰仍無踰於農桑之常說而佐以樹茶開礦而已西北水利已具前議又不獨西北也大江以南之農恆勤大江以北之民多惰山左舒君夢齡宰皖北以地多曠土募江蘇人教民耕之明洪武三

年從蘇松嘉湖杭州無業者田臨濠凡四千餘戶給牛種資
糧以遣之三年不征稅續徙者亦如是當是時徙民最多
民輒曰必爾始得食甯餓死耳噫何論東豫哉是宜勸之董
之務有以變之俾無曠土而後已且也東南諸省兵燹之後
流離死亡所在皆是孑遺餘黎多者十之三四少者十不及
一人少即田荒田荒即米絀必有受其飢者是宜以西人耕
具濟之或用馬或用火輪機一人可耕百畝或曰我中華向
來地窄民稠一用此器傭趁者無所得食未免利少而害多
以今日論之頗非地窄民稠之舊則此器不可常用而可暫
用也又中國積歲兵荒絲市減十之六七而夷船所購數倍
往時故蠶桑之利近年更普往嘗謂古無棉布以麻葛爲布
故老者非帛不煖而桑與農並重至拔茶樹桑傳爲善政更

由當時以絹爲幣之故自木棉入中國似蠶桑非貧民急務矣然由今日觀之則茶桑又並爲富國之大原也上海一口貿易歲四五千萬而絲茶爲大宗彼以雅片洋貨相抵猶不足必以銀補之設使彼有雅片我無絲茶中國早不支矣勸桑亦具前議至茶宜於山石起磽不能生他木之處若推廣種茶其利不可勝計開礦一事或疑礦稅病民礦徒擾民且礙風水不知風水渺茫之說非經國者所宜言開礦非利其稅即經費之外全以與民不失爲藏富之道礦徒非賊比在駕馭得人而已諸夷以開礦爲常政不聞滋事且夷書有云中國地多遺利設我不開而彼開之坐視其捆載而去將若之何又夷書動言雅片害人宜禁將來和議既固理曉諸夷

彼禁販運我禁吸食即仍修吸食者斬之舊令亦未嘗不可

徐議之也裕　國之道不外乎此

節經費議

國家經費有常惟宗祿無定額　會典諸書奉恩將軍以上俸數皆不錄聞近來歲支三百餘萬十倍於　國初此宜與以限制者也成周以後諸史所紀待宗室寖薄至有明而極

本朝親親之誼遠邁前古非臣下所敢輕議惟是二百年間度支已十倍浸假而商祀六百周祚八百將至數千萬況萬年有道之長乎固知將來之必出於限制何如早為之限制限制之法亦無過禮所謂親親之殺而已更宜仿采地之制分授莊田以易銀米斯萬世無弊矣至八旗生齒日繁世復一世尤難億計孳生無窮兵額有定其何以支恐養之適所以窘之也周之豐鎬亦晝井田漢之豐沛無過賜復不聞

龍興舊區世世子孫皆仰食縣官之理應請撥　留都畿
輔西北口開田仿照乾嘉間伊犁錫伯營之法推廣駐防習
力及格者爲兵不及者爲農分地與屯成熟之後永爲世業
勿惑於止能荷戈不能荷鋤欺罔之說康熙七年四川提督某疏願別置
田產長子孫者聽其外任罷官及因依親族不願回京者亦
聽惟孳生年歲咨旗存案以備稽考誠今日之至計也抑更
有議者我　朝自薩爾滸一役之後　大兵所至天下無敵
洎乎雍乾　禁旅之威猶震海內假令今日有此兵十萬何
患乎外侮何患乎內訌而今旗兵殊不然此何以故承平日
久敝化奢麗膏粱多而藜藿少染漢兵習氣而殆過之另議
非武生不得充兵非力舉若干斤不得充武生滿漢一律正

以此也夫　禁旅至重宜極天下之選不得以旗籍而遷就之應請於親軍護軍前鋒健銳火器等三營中嚴加甄別及格者留之不及格者黜之於綠營中挑補班於旗兵下以示區別斯循名責實之道得矣

重酒酤議

酒禁由來已古禹疏儀狄酒誥懲羣飲周官司虣禁以屬游飲食於市者漢初羣飲者罰金武帝時桑宏羊始榷酒酤而酒禁廢惟武侯治蜀禁酒嚴道無醉人餘不聞焉王應麟謂榷酤之害甚於魯之初稅畝無他食爲民天酒爲食蠹統五穀約之以升粟成酒一斤有半爲率統萬民約之以十人而一飲飲亦一斤有半爲率是十人而糜十一人之食也億萬衆必有十分之一受其饑者如之何不禁然而不能禁也大凡民間日用飲食起居貿易一切細故相沿已久習爲故常者一旦欲反之雖臨之以天子之尊威之以大辟之重亦終於不行不考古事不采近聞不達人情物理或任性或恃才

皆不知其不可禁不知其不可禁而禁之適所以擾之而汔
無以禁之雍正間嘗禁銅先定三品以上準用銅器嗣又改
爲一品乾隆初尙書海望疏以禁銅不效請弛禁亦嘗嚴酒
禁乾隆初孫公嘉淦奏罷之疏中言直隸省一年中被繫者
千數百人不勝其株累而釀酤如故
世宗朝當鼎盛之時整齊嚴肅中外顒若宜可以令行禁止
然而不能禁斯不能禁矣皆前事之師也又何論近年煙禁
乎愚竊以爲如酒者止宜重酤以困之釐捐本抽百分之一
獨酒可令頓酤十之零酤二十之舞弊倍其罰經三四釐捐
而酒值倍矣使貧者不能不節飲尤貧者不能不止飲但得
減釀一分卽多若干米亦卽多活若干人有利無弊者也至

收捐有效宜量減五穀棉布之捐尤宜廣戒飲之諭加酗酒之律宴饗之事爲之節制沈湎之人勿登薦剡使天下曉然知

上意之所在庶其有瘳乎至孫疏有云不釀酒則粱粟棄地轉以病民猶之言賭場妓館貧民轉移執事賴以得食成何議論邪是無足辨

稽戶口議

小司徒之職乃均土地以稽人民而周知其數意在均其役而已蓋田則稅之身則役之未有稅其身者漢高初爲算賦爲後世地丁銀之始民年十五而算口賦二十而傅給徭役是旣稅之且役之矣今地丁幷於田賦南省徭役亦幷於田賦取諸民也簡不可謂非今勝於古於是煙戶門牌則以意造之遂無從周知戶口之數其弊也民輕去其鄉五方雜處逋逃爲藪名捕關提十不獲一是謂有利即有弊另議復宗法復鄉職以族人而周知本族人數以鄉董而周知本鄉人數事必不難宜由部頒一照式人與一照鄉董造冊州縣鈐印男女一律貴賤一律如宿日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令藏弆之若貢單捐

照然滋生物故關鄉董出行流寓亦如之老子曰至治之極老死不相往來孟子曰死徙無出鄉在今日已不可行有此一法他鄉可執禁以譏奸宄游民庶幾少衰息乎或疑案牘之煩曰蒙諸議所省案牘不知凡幾所增亦僅耳且古法也無可疑也

壹權量議

虞書曰同律度量衡論語曰謹權量古帝王皆視爲開國成務之大端卽商君治秦尙知平斗桶權衡丈尺嬴政李斯亦以度量明壹爲兢兢今度則有工部尺匠尺之別衡則有庫平曹平二兩平等之別各省又有市尺市平量更各省不同（見上均賦稅議）其不壹甚矣宜合天下度量衡而壹之部頒鐵尺鐵斤鐵斛通行各直省從前諸名目不得復用用者以違制論凡內外官上下行文書之外如一切試卷尺寸行數字數咸宜一律以示整齊亦平天下之一端也

收貧民議

法苟不善雖古先吾斥之法苟善雖蠻貊吾師之嘗毋覽夷書而得二事焉不可以夷故而棄之也一荷蘭國有養貧教貧二局途有乞人官若紳輒收之老幼殘疾入養局廪之而已少壯入教局有嚴師又絕有力量其所能爲而日與之程不中程者痛責之中程而後已國人子弟有不率者輒曰逐汝汝且入教貧局子弟輒讋爲之改行以是國無游民無饑民一瑞顛國設小書院無數不入院者官必強之有不入書院之刑有父兄縱子弟不入書院之刑以是國無不識字之民二事皆見米人禕理哲所著地球說略中余又屬及門管生嗣復詢之夷士益得其詳於乎善哉所謂禮失而求諸野

者其是之謂乎以三代聖人之法言之宗族有不足資之之法州黨有相賙相救之誼國家有振窮恤貧之令乞人之名見於春秋以後文武成康之世安所得乞人而收之又黨庠術序徧於郊陬野人士女咸知學問安所得不學之人而刑之二國之事猶操其末而未探其本也然就後世而言則可謂知本也已今江浙等省頗有善堂義學義莊之設而未徧制亦未盡善他省或幷無之另議推廣義莊更宜飭郡縣幷建善堂與義莊相輔而行官爲定制擇紳領其事立養老室恤嫠室育嬰室讀書室嚴教室一如義莊法以補無力義莊之不逮嚴教室教之耕田治圃及凡技藝嚴扑作教刑之法以制其頑梗凡民間子弟不率教族正不能制者賭博鬬毆

竊賊初犯未入罪者入罪而遇赦若期滿回籍者皆入焉三年改行族正願保領者釋之別設化良局專收妓女擇老婦誠樸者教之紡織三年保釋亦如之期於境無游民無饑民無妓女乃已夫民窮爲匪亦不教不養使然耳及陷於刑辟治之者盡法而止不復過問而爲匪者如故也坐竊賊以流徙即爲遠地之竊賊逐娼妓使出境即爲鄰縣之娼妓何如養之教之使不竊不妓之爲盡善也堂堂禮義文物之邦曾夷法之不若可慨也已至官强民入塾中國所難行惟責成族正稽察族人有十五以下不讀書十五以上不習業者稱其有無而罰之仍令入善堂讀書習業亦善法也或曰貧民且糜至何以給之是不然此舉實禁錮耳衣食之瑟縮使令

之苛暴所不待言其人至瑟縮苛暴之不畏可憐憫孰甚正仁人君子所不忍棄也且吾知其爲數之必不甚多矣

復陳詩議

如後世之言詩止以爲吟咏性情之用聖人何以與易書禮樂春秋並列爲經謂可被管弦薦寢廟而變風變雅又何爲者嘗體味羣經而始知詩者民風升降之龜鑑政治張弛之本原也禮曰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鄭康成曰陳諸國之詩將以知其缺失聖人蓋懼上下之情之不通而以詩通之旁攷傳記黃帝立明臺之議堯有衢室之問舜有告善之旌禹立諫鼓而備訊唉春秋時晉文聽輿人之誦子產不毀鄉校無非求所以通上下之情而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微而顯婉而諷莫善於詩後世以爲迂闊而廢之宜乎上下之情之積不能通也上與下不宜狎狎則主權不尊太阿倒持而亂生

上與下又不宜隔隔則民隱不聞蒙氣乘辟而亂又生三代以下召亂之源不外兩端下所甚苦之政而上例行之甚者雷厲風行以督之下所甚惡之人而上例用之甚者推心置腹以任之於是乎鸞鴟可以不分鹿馬可以妄指沸羹可以爲清宴嗷鳴可以爲嵩呼五尺童子皆以爲不然而上猶以爲然不特此也今世部院大臣習與京朝官處絕不知外省情事大吏習與僚屬處絕不知民閒情事甚至州縣習與幕吏丁役處亦絕不知民閒情事蒙生平愚直閒爲大吏及州縣縱言民閒疾苦多愕然謂聞所未聞者此上下不通之弊也另議重儒官復鄉職公選舉亦爲通上下之情起見今議復陳詩之法宜令郡縣舉貢生監平日有學有行者作爲竹

枝詞新樂府之類鈔送山長擇其尤檟藏其原本錄副隱名
送學政進呈國學由祭酒進呈候
皇上採擇施行有效者下祭酒學政上其名而賞之無效者
無罰詩中關係重大而祭酒學政不錄者有罰九州之大萬
口之衆果有甚苦之政甚惡之人宜必有長言詠歎以及之
者矣夫文人結習感時觸事莫或使之猶將矢口成吟今有
賞以勸其奮興無罰以絕其顧忌不顯主名使無叢怨之慮
不諱姓名使無告密之嫌導之使言如是有不明目張膽直
言無諱乎顧或謂何不逕復有明舉貢生監許上書故事則
又有所不可何以言之漢王咸舉幡太學下上書救鮑宣陳
蕃率諸生入承明門白大將軍無罪晉嵇康將刑太學生請

以爲師唐魯儒等詣闕留陽城宋陳東率諸生請用李綱殺
蔡京等百世之下猶稱之然柳宗元與諸生書論留陽城事
極言向時太學生聚爲朋曹侮老慢賢惡言闘訟諸習今乃
奮志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以爲時異人異周密癸辛雜識
稱景定之末三學橫恣至與人主抗權動以坑儒惡聲加之
賈似道作相亦無如何惟以恩給之爲之加餐錢寬科場恩
例及賈去上書讚美挽留有元老周公之目是唐宋時太學
有善亦有弊如此今江河日下未必不如唐宋時脫稍假以
權有不爲唐宋之爲者幾希今僅許其陳詩不令呼羣引類
以啟黨援不令投匭擊鼓以近訐訟庶幾無流弊乎又今制
民有寃亦許叩閽京控顧愿民不敢爲鷙民不知爲大率奸

民始爲之故虛者十之九實者十之一迨交原審衙門覆讞則幷其一而虛之坐誣而已加等而已而沈冤遂以終古然此特一人一家之冤也浸假而一鄉冤浸假而一境冤於是乎囂民倡奸民從愿民爲所脅而大亂以作亦上下不通之弊陳詩之法行卽有一人一家之冤斷無一鄉一境之冤矣事有似迂實切似閒實要似小實大者此類是也要亦行古之道也

復宗法議

三代之法井田封建一廢不可復後人頗有議復之者竊以爲復井田封建不如復宗法宗法者佐國家養民教民之原本也天下之亂民非生而爲亂民也不養不教有以致之牧令有養教之責所謂養不能解衣推食所謂教不能家至戶到尊而不親廣而不切父兄親矣切矣或無父無兄或父兄不才民於是乎失所依惟立爲宗子以養之教之則牧令所不能治者宗子能治之牧令遠而宗子近也父兄所不能教者宗子能教之父兄多從寬而宗子可從嚴也宗法實能彌乎牧令父兄之隙者也詩曰君之宗之公劉立國之始卽以君與宗並重左氏傳晉執戎蠻子以畀

楚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正與公劉詩相表裏蓋
君民以人合宗族以天合人合者必藉天合以維繫之而其
合也彌固嬴政幷天下始與井田封建俱廢秦亡之後叔孫
通等陋儒不知治本坐令古良法美意浸淫澌滅不可復故
漢初知徙大姓借其財力實邊實陵邑而不知復宗法魏晉
知立圖譜局而不知復宗法唐重門第至以宰相領圖譜事
而不知復宗法惟宋范文正創爲義莊今世踵行者列於
旌典又令甲長子沒必立承重孫二事頗得宗法遺意自可
因勢利導爲推廣義莊之令有一姓卽立一莊爲薦饗合食
治事之地莊制分立養老室恤嫠室育嬰室凡族之寡孤獨
入焉讀書室無力從師者入焉養痾室篤疾者入焉又立嚴

教家不肖子弟入焉立一宗子復古禮宗子死族人爲之服齊衰三月其母妻死亦然以重其事又有宗婦死夫雖母在爲之禫宗子之長子死爲之斬衰三年則駭俗不可行矣名之曰族正副之以族約桂林陳文恭公議○公於乾隆中年撫江西有此令未及成而去繼之者以他獄連及祠戶遂一律毁祠追譜與公意正相反族正以貴貴爲主安陽許三禮議先進士次舉貢生監貴同則長長長同則序齒無貴者或長長或賢賢族約以賢賢爲主皆由合族公舉如令義莊主奉法無力建莊者假廟寺爲之嫁娶喪葬以告入塾習業以告應試以告游學經商以告分居徙居置產斥產以告有孝弟節烈或敗行以告一切有事於官府以告無力者隨事資之一莊以千人爲限逾千人者分一支莊增一族約單門若稀姓若流寓有力者亦許立莊無力者擇所附如

吳則同出泰伯之類又如昌黎所謂何與韓同姓爲近之類無可附者則合數百人爲一總莊亦領以莊正莊約期於億萬戶皆有所隸而止周禮宗以族得民賤詞也有謂庶人無宗者非是前人已辨之立莊之後敦勸集貲令經費充贍另議永停捐例惟存民爵正可爲獎勵立莊之用夫宗法既爲養民教民之原本其有功於

國家甚大爾茲上賞不爲過也竊以爲今天下之大患有可以宗法弭之者不一端一宗法行而盜賊可不作人性本善孰不知廉恥孰不畏刑罰盜賊之甘於扞法網者迫於饑寒而已宗法既行民無饑寒自重犯法大傳云愛百姓故刑罰中顧氏炎武爲之說曰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罔攸兼於庶

獄而民自不犯於有司又云庶民安故財用足顧氏曰收族之法行而歲時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財之義本俗六安萬民三曰聯兄弟六行之條曰睦曰恤不待王政之施而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矣此物此志也一宗法行而邪教可不作宗法之善在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邪教之宗旨大都竊此二語以聚無賴之民始則濟其不足終則括其有餘鄉愚無知狃目前之利陷於畔逆而不之悟宗法既行誰不願以其從教主者從宗子哉一宗法行而爭訟械鬬之事可不作今山東山西江西安徽福建廣東等省民多聚族而居强宗豪族桀黠之徒往往結黨呼羣横行鄉里小則糾訟乾隆中江西諸大族多互訟輒釀大獄巡撫輔德至疏請禁止毀祠追譜可謂因噎廢食大則械鬬廣

最多近來尤甚爲害甚鉅皆其族之不肖者號召之夫一族中豈無賢者無權無責閉戶不與聞而已宗法既行則賢者有權有責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即有一二不肖者何難以家法治之哉一宗法行而保甲社倉團練一切之事可行宗法以人人有所隸爲主是億萬戶固已若網在綱條分縷析於是以保甲爲經宗法爲緯一經一緯參稽互考常則社倉易於醵資變則團練易於合力論者謂三代以上之民聚三代以下之民散散者聚之必先聚之於家然後可聚之於國宗法爲先者聚之於家也保甲爲後者聚之於國也彼商鞅什伍連坐之法亦其時同井未盡離宗法未盡壞之證如後世之民無常居五方雜處比鄰或不相識顧欲與以連坐鞅雖酷亦勢

不可行輒借宗法以行其令而卽廢宗法小人舉動往往如此今保甲諸法之不行者以無宗法爲之先也尙書黎民於變時雍始於親九族詩以關雎麟趾爲王化之始孟子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大學齊家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天子自齊其一家爲治平之始億萬姓各齊其億萬家爲治平之終而已矣

重儒官議

先儒言師道立則善人多師儒之盛衰人才升降之原本也今郡縣莫不有學學莫不有師諸生以百數僅識面者廩生耳增附皆陌路歲時斂學租候伺學使者按部爭新生之贄諸生獲譴爲州縣典守如獄掾此外無事絕無所謂教育人才之意於乎師道之不講久矣無他位既卑權亦微流品近益雜漢成帝詔所謂爲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者也今天下惟書院稍稍有教育人才之意而省城爲最余所見湖南之岳麓城南兩書院山長體尊望重大吏以禮禮賓之諸生百許人列屋而居書聲徹戶外臯比之坐問難無虛日可謂盛矣獨惜其所習不過舉業不及經史所治不過文藝不及道

德而楚南多才往往發跡其中矧能由是而進於經史道德也哉考宋史晏殊知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蓋書院也厥後因其制爲學校然則學校之初固如是後乃陵夷衰微以迄於今也朱子曰須是罷堂除及注授教官請本州鄉先生爲之陸氏世儀曰教官不當有品級亦不得謂之官蓋教官者師也師在天下則尊於天下在一國則尊於一國在一鄉則尊於一鄉無常職亦無常品惟德是視顧氏炎武曰師道之亡始於赴部候選又曰教官必聘其鄉之賢者以爲師而無隸於仕籍昔賢論說如彼今時情事如此愚以爲惟合書院學校爲一而後師道可尊人材可振也移書院於明倫堂側建精廬可容一二百人郡縣主之省會則督撫學政主

之春秋祀事及學政試事歸州縣出納瑣屑領以城紳合通學之人而教之舉貢願至者與焉同其甲乙童生則倚其尤者與焉異其甲乙擇師之法勿由官定令諸生各推本郡及鄰郡鄉先生有經師人師之望者一人官覈其所推最多者聘之不論官大小皆與大吏抗禮示尊師也厚諸生廩餼居院者爲內課使足以代訓蒙不能居院者爲外課半之月官課一親詣以重其典有事則改日師大課一小課一家遠及不能居院者爲附課季一課不給餼非游學連三季不至者山長告於學政而黜之有敗行亦然小過降童舍期而復之篤疾給冠帶愈而復之其黜陟略用宋元明三舍積分法而變通之法以大課名次幷計以得數少多爲先後造積分冊

隨課升降歲終備其積分居最而品行亦優者數人送學政參定之以次貢入太學經歲科十試凡十五年而出書院願留者仍聽行之數年文風不日上士習不丕變者未之聞也或曰文風固進矣士習何與焉曰亦在擇師得人而已師得其人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芳臭氣澤之所及有潛移默化於不自知者夫聞風猶將興起況同堂乎且夫觀人之法不惟暫惟常不惟顯惟微不惟矜惟忽而能見於常於微於忽獨有朝夕與居之人責之以保舉其有濫焉倖焉者鮮矣豈與夫一人之薦牘一日之文字所可同年語哉於是太學中人皆天下之選非一百八金之流可比司成諸職必極天下之選始足副人望亦宜由諸生公

推翰林官請

簡列屋以容千人爲牽廩之如郡縣居監讀書三年與之官

所謂天下文章莫大於是彬彬乎盛矣哉

改科舉議

昔年侍飲先師林文忠公署客或曰時文取士所取非所用坐有龍巖饒孝廉廷襄夙有狂名公故人也已被酒謾曰君爲明祖所紿矣明祖以梟雄陰鷙猜忌馭天下懼天下瑰偉絕特之士起而與爲難以爲經義詩賦皆將借徑於讀書稽古不啻傅虎以翼終且不可制求一途可以禁錮生人之心思材力不能復爲讀書稽古有用之學者莫善於時文故毅然用之其事爲孔孟明理載道之事其術爲唐宋英雄入彀之術其心爲始皇焚書坑儒之心抑之以點名搜索防弊之法以折其廉恥揚之以鹿鳴瓊林優異之典以生其歆羨三年一科今科失而來科可得一科復一科轉瞬而其人已老

不能爲我患而明祖之願畢矣意在敗壞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君爲此論明祖得毋胡盧地下乎於是文忠舉盃相屬曰奇論宜浮一大白君狂態果如昔一笑而罷余小冠末坐不敢置一詞退而思之洪武中嘗停科目十年繼又與吏員薦舉並用如典史擢都御史秀才擢尚書監生擢布政使登進之優殆過之其專用科目在隆慶以後固知孝廉非正論也且有明　國初之時文未嘗不根柢經史胎息唐宋古文程墨有程中式有式非可鹵莽爲之嘉道以降漸不如前至近二三十年來遂若探籥然極工不必得極拙不必失繆種流傳非一朝夕之故斷不可復以之取士窮變變通此其時矣曠覽前古取士之法屢變而得人輩出莫能

軒輊論者謂盂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任以何法取之所得不外此若而人柳宗元送崔子符罷舉詩序曰惟其所尚又舉移而從之可謂通論何以言之盖以考試取士不過別其聰明智巧之高下而已所試者經義聰明智巧卽用之經義所試者詞賦聰明智巧卽用之詞賦故法異而所得仍同然所試之事太易則聰明智巧之高下不甚可辨攷八股始於王安石令呂惠卿王雱所撰熙甯大義式元祐閒中書省卽言工拙不相遠難以考試盖言太易也至今日之時文而易更極矣顧氏炎武謂科場之法欲其難不欲其易誠哉是言盖難則能否可以自知中材以下有度德量力之心不能不知難而退而覬倖之人少矣難則工拙可以衆著中材以上

有實至名歸之效益顯其因難見巧而奮勉之人多矣且也多一攻苦之時卽少一荒嬉游冶之時多一鍵戶之人卽少一營求奔競之人文風振焉士習亦端焉而司衡校者優劣易以識別不致朱碧之迷離高下難以任心無敢黑白之顚倒亦難之效也至於所謂難者要不外　功令中之經解古學策問三者而已宜以經解爲第一場經學爲主凡考据在三代上者皆是而小學算學附焉經學宜先漢而後宋無他宋空而漢實宋易而漢難也以策論爲第二場史學爲主凡考据在三代下者皆是以古學爲第三場散文駢體文賦各體詩各一首宋高宗立博學宏詞科凡十二題制誥詔表露布檄箴銘贊頌序雜出六題分爲三場每場體制一古一今三場各一主考而分校之葢合校則有所偏重其弊

必至以一藝之優劣爲去取不如分校之善宜令科甲出身七品以上之京官每塲各舉堪任考官同考官者三人交軍機進呈發部彙爲一冊以得保之多少爲先後屆期部擬前列而異籍者十人聽　簡多擬以備　簡以絕流弊不擬者勿　簡以示大公局試事宜一如舊制惟體製既多懷挾無益搜檢可視舊加嚴搜出者焚之逐之而不與罰三塲各編各號分送三考官各視原額倍中送監臨官核其三優者作爲舉人兩優者作爲副貢一優者從其廩增附之舊而作爲廩貢增貢附貢次科副貢得一優廩增附貢得兩優皆準遞升不論經策古學一體幷計葢專精與兼長亦足相抵也會試一切如鄉試法而以三優者爲貢士兩優一優爲副榜如

中正榜謄錄之法下科準幷計　殿試亦分三場而刪覆試
朝考仍得相準惟減其篇數令窮日之力足辦　欽派讀卷
官三人各分去取部臣彙核首列三優次列兩優一優皆以
經策古三者閒列周而復始即爲長榜分三甲進呈　欽定
臚傳授職如舊儀至學政令大小京官舉三事兼長者爲之
亦不論省分官職之大小童生縣府試三場不覆試以歸簡
易學政試三場皆分取倍原額提調彙校以三優者爲附生
兩優一優爲佾生仍籍之與下屆幷計生員則於新章初試
後即序三優兩優一優造冊以後歷試皆幷計優之多少隨
試而變又與山長保優冊參互定冊學政主之惟山長不保
優者不與貢遇有拔優恩歲貢及廩增闕皆按冊序補拔優

恩歲貢考試皆省之經歲科十試各從其廩增附之舊而作爲廩監增監附監準出學其捐貢捐監一概停止生童游京師者令寄大宛應試一如原籍以人數定額生員許幷計原貲咨回原籍者亦如之凡國學天下學校書院皆用三事幷試通籍後不得再試　國家進賢將以治　國安民而求之文字中祇以儔人無從識別爲此不得已之法登諸　朝矣試以事矣方將磨厲以經世之具而猶令其留戀佔畢何爲者夫侍宴賦詩賞花釣魚從容文雅猶是虞廷賡歌之意至京朝官而命題扃試古之所無二三品之官五六十之年繫眼鏡習楷書甚無謂也自散館大考試差御史軍機中書學正等試可一切停罷矣

改會試議

國家將收養士之報宜求恤士之方四民中士最貴亦最貧商賈無論已農工勤力頗能自給獨安分讀書之士修羊所入輒不足以贍八口平日之苦已逾平民及應試則舟車廬舍糗糧以及代館事備試卷隨在需費其苦又甚焉省試途較遠時較久其苦倍甚焉至會試則必棄置平日傭書之地聚糧治裝間關跋涉數千里經時逾年勞費十倍其苦益甚焉計集闕下數千人素封便家十不一二中人之產往往爲之中落況寒素乎諺謂舉人爲破家之子亡命之徒又云舉人老盤川少不虛也借貸不足繼以典質典質不足繼以干求弱者昏夜乞憐丐富貴之潤彊者鄉曲武斷分官吏之肥

寡廉鮮恥壞法亂紀習爲固然得志則移以涖官安望其爲
國爲民乎不得志則益縱恣無所不爲黃巢李巖輩特其
尤甚者耳其間循分自愛者有裹足不前而已遂省舉人一
試不中或畢生不能望　國門雖有皋夔伊旦之才不且終
身屏棄哉此事有害於士無利於　國其究也大害仍歸於
國在上者所宜動心也竊意生監驟得舉人論其進階在
舉人得貢士之上　功令可昇鄉試考官以舉人之權何不
可以貢士之權幷昇之應請鄉試榜發後一月卽於省闈借
地會試定爲若而人取一人一切如鄉試法中式者始令進
京　殿試是亦卹士之一道也

廣取士議

明初取人之法三途並用科目也吏員也薦舉也可謂廣矣獨惜其所以行此三者之未善也專重時文用科舉之未善也流品不別用吏員之未善也至於薦舉之權宜用眾不宜用獨宜用下不宜用上歷代用人大都宰相舉百僚長官舉屬吏夫知人則哲帷帝其難之宰相以一人之耳目收天下之賢才遺固十八九濫亦十二三至屬吏則其途至狹隘其事至尋常例保之而例用之耳二者皆不足以得人魏立九品官人之法郡縣各置大中正似乎用眾矣用下矣然以一人而定千百人之品依然獨也大中正不得糾舉依然上也宜乎其不公不明也今欲於科目之外推廣取士之法募職

已具前議又宜令各州縣在籍在京在外各紳及諸生各鄉正副董各舉才德出眾者一人皆取數奇不遇公論稱屈者及才德上上文學中下者閒及於巖處隱淪從不應試者奇材異能別有絕技者州縣聚其得舉最多者一二人申大吏會同學政山長博采輿論脩其尤列入薦牘諸生賞舉人舉人賞貢士一體會試　殿試三年一行是則薦舉之權用眾不用獨用下不用上宜亦可十得八九矣

崇節儉議

儉德之共也奢惡之大也從古無以奢昌而以儉敗者詩葛屨蟋蟀刺儉不中禮禮曰晏子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皆有爲言之也非通論也乃適以藉好奢者之口貽害於風俗人心甚大善乎論語曰禮與其奢也甯儉好奢者可無辭矣全盛之天下猶宜儉何況凋殘承平之天下猶宜儉何況兵革比者軍興十年戒嚴徧天下徵調供億賦車籍馬行齎居送遠近騷然農桑廢於徵呼膏血竭於轉饟餓殍在衢菜色在室天下之貧於茲極矣欲有以保黎民蹝元氣變醨養樸惟有一於儉而已禮曰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於乎此

何時乎豈僅靡敝之謂乎惟是驕淫矜夸習與性成間有一省一郡一縣完善之區俗尚即如故殘破之區稍稍妥輯亦漸即如故非有以挽回之不可然而其法實難將勸導之邪必不從將懲創之邪擾民之害大梁武帝所謂家家搜檢其細已甚更相恐脅以求財帛者未始非確論且奢亦無甚大罪法窮而迄於不從計惟有躬行以化之奢儉之端無過宮室車馬飲食衣服四者宮室車馬踰制者尚少飲食無可禁是禁奢以衣服爲第一義帝堯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韓非子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漢文帝身衣弋綈漢書文帝紀東方朔傳同又賈誼傳今帝之身自衣皁綈文與屢見自是實事我

朝世崇儉德度越前代

上方服御不能更爲抑損今議王公以下大小百官一槪衣布錦繡纂組或爲褻衣或爲賤者之服不得爲公服或曰得無非國體乎夫衞文國君猶布衣廷臣何害漢文天子僅弋綈廷臣可知貴人衣布則俗必重布重布則一切文飾皆不稱不言儉而自歸於儉矣又衣之可奢莫裘若千金萬金無底止宜禁反裘玉藻表裘不入公門疏言表裘在衣外可鄙褻詩彼都人士狐裘黃黃詩意乃一望而見之詞皆古反裘之證然秦漢以下卽無之似可禁斷幷貂裘之制亦從删此亦崇儉一善術也

停武試議

天下有優劣高下顯然爲衆目共知共見雖親愛不能阿私雖仇讐不能沮抑無可倖亦莫或屈者莫如武事凡弓力之强弱射中之多寡非文藝之無定評比也自順治十二年復行武　殿試遂與文科一一相準視漢六郡良家羽林期門唐翹關負重之選殆於過之選舉之法不可謂不備宜乎網羅天下豪俊而無或遺矣乃事竟有大不然者何哉則以右文左武之見太重而循名責實之道不講也承平日久文吏視武弁如奴僕郭隗曰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藉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故武科一途衣冠之族不屑與一也力士多出蒭藿而試事之費十倍於文寒

素不能與二也武試有教師壟斷非其素識無門可入窮鄉僻壤不得與三也所取之途既狹故所得之才不真試以常人之有文學者十人與十文生校其勝文生者究少以常人之有勇力者十人與十武生校其勝武生者比比皆是矣雖舉人進士亦然當世爲大將立大功者行伍多而科甲少武科之不得人視文科尤甚故武職以行伍爲正途而科甲不與顯與　國家設科之意不合而沿襲具文何爲者夫優劣高下既有一定之數何取乎一日之短長何取乎一人之衡校何取乎關防之瑣碎何取乎考試之勞費宜停罷大小一切武試一歸之薦舉仍有進士舉人生員爲出身之名專以膂力爲高下不與選階而綠營之遷擢必由之法由兵部明

定一格力舉若干斤者爲生員若干斤者爲舉人若干斤者爲進士無論滿漢直省一律遴選無定額令各州縣於書煙戶門牌時凡有成童以上力能舉若干等斤者造冊由縣而府而督撫學政考驗符合皆登之冊禮之如文士刪一切前跪報名等例其中進士選者給咨送部引　見授職內用者留京營學習外用者回省營學習餘分別作爲舉人生員皆留營學習序補弁兵額其不願留營願仍就士農工商舊業者雖狀元授職後亦聽逾時願至者亦聽三年一舉著爲令嗣後綠營弁兵無出身者不得補凡以武改文者武生作爲佾生舉人以上作爲附生一體肄業皆仍其章服或曰專以膂力爲高下何也曰此就其易見而難強者用之也旁涉於

馬步弓刀卽有一日之短長卽有幸有不幸不如專憑膂力爲一定不可易或又曰不與選階何也曰專憑膂力可爲兵不可爲將可爲裨將不可爲大將或兇悍或貪黷或膽不足臨陣或智不足制敵或才不足馭下雖有膂力猶之不可用也歸營學習令上司廉察之昭其愼也或又曰不分省分又無定額何也曰文試之就地定額無定評也顯然有定評而顚倒高下此何理也余嘗過順德府一武童百人之敵以射中不及數三黜於小試而吾吳與試卽取中猶不及額聖人之治天下曰平若是者平乎不平乎或又曰聽其以武改文何也曰米嘉定十年始定武舉不得應文試是武舉應文試古之道也庶幾有文武全才出其間漸可復文武不分之舊

或又曰聽其來去自如何也曰此牢籠天下勇士之術也驍雄桀驁之徒輒多不喜束縛故不肯就我又其人往往不事生產至他日迫饑寒流而爲匪雖欲就我而不能今於弱冠之初以舉人進士之榮名爲招明示以無所束縛必欣然就我迨饑寒既至更無不就我之理是有餘者以虛文縻之不足者以實惠撫之始有餘而繼不足者則又須爲之地以待之吾知甘於爲匪者少矣一轉移間舉前三弊而一空之有科目之榮無武夫之辱衣冠何至不屑一也按戶而求不遺僻遠二也不經教師無所浮費三也如此則羅致既廣不特干城腹心之選可收實效兼可以清伏莽之源而弭無形之患矣

減兵額議

減兵額而增兵糧前人持此論者頗多有謂不可減者當時或以爲老成持重之見夫固謂一旦有事冀倖得力於萬一也至今日而其效可覩矣粵賊所到完城纔百中之一二皆得力於勇天下大營凡四五皆募勇居多官兵每營不及萬然則平日所謂養兵百萬者安在雖至愚亦知其必當減矣天下兵凡百萬其守汛者二十萬十十五五零星散處不便操演而有緝捕防守之責然爲數既少實亦不能緝捕不能防守是宜全汰者也各營大都虛額十之三甚或四五老弱十之一炊爨灑掃之夫十之一實可備行陣者不及半另議以武生充兵有數善焉人有名籍有年貌虛額老弱不能冒

而又不肯爲炊爨灑掃之役諸弊不絕而自絕應請無論大小官弁水陸馬步大加幷省以三分存一爲準而口糧則三倍其舊示 朝廷非爲省嗇起見有不三軍挾纊哉且夫分文武分兵農後世之陋也兵之中又分水陸陋之陋者也當合而一之分則見少合則見多又如別議仿造洋船計十八省最遠之程兩月可達援應既速即人數可減且行軍以練膽爲先而安坐無事何以試之惟風波之險與戰陣之險正等造船之後宜令各弁兵輪流駕駛報聘西洋各國其有畏縮不前及倉皇失措者汰之正練膽之一法也夫英法兩國兵三十萬已橫行七八萬里外俄羅斯地窄而長需兵宜多亦無過六十萬然則中國兵三四十萬不爲少矣

嚴盜課議

從來天下之亂每自多盜始涓涓不絕流為江河為虺不摧為蛇若何粵匪捻匪其明證已盜賊之課可不嚴乎一縣之大百里至三五百里耳其當衝要者尤少文武足以聯其勢民人足以助其力商賈足以濟其費清查保甲以絕其巢窟訓練丁壯以作其聲威多耳目以防之厚賞勞以購之勸護送以伺之時或聘技勇作賈裝以誘之但使中材之吏盡心盡力何盜不可治宜嚴其課所治期年內盜發至再而三不獲者文武皆褫職禁錮終身諱盜者殺無赦盜風其少息乎或曰今課非不嚴正以過嚴故諱盜漠況命法羣盜不發覺發覺而捕不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吏畏誅

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蓋自漢時已然不如寬其課使不必諱則發覺多而盜可少不知此眉睫之論也境有盜無盜萬目昭彰此而可諱卽其時之政教可知噫三代以下君民隔而上下之情不通也其流弊非一端矣道又在反其本

重專對議

春秋時以善辭令爲學問之一端若臧文仲子產之類代有其人夫子論士品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居於孝弟信果之上又曰誦詩三百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可見當時專對之重列國以後此學遂廢間有如富弼曹利用諸人止一人一事豔爲美談蓋不爲專才久矣今海外諸夷一春秋時之列國也不特形勢同即風氣亦相近焉勢力相高而言必稱理譎詐相尚而口必道信兩軍交戰不廢通使一旦渝平居然與國亦復大侵小强陵弱而必有其藉口之端不聞有不論理不論信如戰國時事者然則居今日而言經濟應對之才又曷可少哉如吉爾杭阿公甲寅上海之事官軍攻劉麗川於上海軍

洋涇西營卒戲洋涇殺夷女二卒亦傷二人其明日夷從賊攻我八營潰餘布政使吉爾杭阿公十有一營未動抵暮一赫蹏來略言弁兵某等百許人犯吾界殺人盡今夕縛以來不者詰朝且踹若十有一營百許人者皆我良將勁兵也公以示劉君存厚曰今日事可見是不可戰吾欲法汾陽單騎見虜事以理爭之彼平日相見動輒稱理宜得賞萬一不然君能帥偏師殲夷場吾死不恨劉君曰能次晨公從四騎抵理事官阿里國門阿里國拒不見強之而後出便申前語公曰先有我　大皇帝兵勇而可無故殺之者乎獨殺吉某則可吾戴吾頭來矣延頸作就殺狀阿里國大笑曰何至是公因曰兵勇犯若界曲在我若以一介之使索此罪人致不從命今與逆賊比而攻我曲在若矣貴國不帷曲直之是講天實鑑之非吉某所畏也有戰而勝負何常之有阿里國無以對卒定約通好而還咸豐四年三月十日事也僉曰

是役也大軍獲全蘇省安堵皆吉公一言之力通商二十年來善馭夷者莫吉公若戊午津門之議有一吉公必不至是是專對得人之效也昔漢武帝詔察茂才異等可使絕國者於古有徵於今尤亟應請

特詔中外大臣各舉所知有口辯膽氣機牙肆應之人時賜
召對以驗之量予差遣以試之用備他日通商大臣之選庶
幾折衝樽俎毋致隕越貽羞矣

采西學議

傳稱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孔安國曰九州之志謂之九邱詩列十五國之風鄭康成譜序云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旁行以觀之孔子作春秋有取於百二十國寶書伊古儒者未有不博古而兼通今綜上下縱橫以爲學者也顧今之天下非三代之天下比矣周髀算經有四極四和與半年爲晝半年爲夜等說後人不得其解周禮職方疏神農以上有大九州後世德薄止治神州神州者東南一州也騶衍談天中國名曰赤縣神州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當時疑爲荒唐之言顧氏炎武不知西海夫西洋即西海彼時已習於人

口職方外紀等書已入中國顧氏或未見或見而不信皆未可知今則地球九萬里莫非舟車所通人力所到周髀禮疏騶衍所稱一一實其地據西人輿圖所列不下百國此百國中經譯之書惟明末意大里亞及今英吉利兩國書凡數十種其述耶穌教者率猥鄙無足道此外如算學重學視學光學化學等皆得格物至理輿地書備列百國山川阨塞風土物產多中人所不及昔鄭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子產能舉晉國實沈臺駘之故列國猶有其人可以中華大一統之邦而無之乎亦學士之羞也今之習於夷者曰通事其人率皆市井佻達游閒不齒鄉里無所得衣食者始爲之其質魯其識淺其心術又鄙聲色貨利之外不知其他且其能不過略

通夷語關識夷字僅貨目數名與俚淺文理而已安望其留心學問乎惟彼亦不足於若輩特設義學招貧苦童稚兼習中外文字不知村童沾暨頴悟者絕少（余嘗於吾鄉村塾義塾中物色異敏之士數十年無所得）而又漸染於夷場習氣故所得仍與若輩等今欲采西學宜於廣東上海設一繙譯公所選近郡十五歲以下頴悟文童倍其廩餼住院肄業聘西人課以諸國語言文字又聘內地名師課以經史等學兼習算學（一切西學皆從算學出西人十歲外無人不學算今欲采西學自不可不學算或師西人或師內地人之知算者俱可）聞英華書院墨海書院藏書甚多又俄夷道光二十七年所進書千餘種存方略館宜發院擇其有理者譯之由是而歷算之術而格致之理而制器尚象之法兼綜條貫輪船火器之外正非一端如

歷法從古無數十年不變之理今時憲以乾隆甲子爲元承用已逾百年漸多差忒甲辰修改墨守西人舊法進退其數不足依据必求所以正之聞西人見用地動新術與天行密合是可資以授時又如河工前造百龍搜沙之器以無效而輟聞西人海港刷沙其法甚捷法用千匹馬大火輪置船旁可上可下潮退時下其輪使附於沙而轉之沙四飛隨潮而去凡通潮之地皆宜之黃河水性湍急更無處不宜自下流迤邐而上積日累月鍥而不舍雖欲復由地中行之舊不難此不特黃河可用北河亦可用即南運河徒駭等處亦可用且東南水剎久不治數日之霖積月不退宜於通潮各海口如法濬之使下流迅駛則上流雖不濬而自有一落千丈強之勢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是可資以行水又如農具織具百工所需多用機輪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資以治生其他凡有益於　國計民生者皆是奇技淫巧不與焉三年之後諸文童於諸國書應口成誦

者許補本學諸生如有神明變化能實見之行事者由通商

大臣請

賞給舉人如前議中國多秀民必有出於夷而轉勝於夷者誠今日論學一要務矣夫學問者經濟所從出也太史公論治曰法後王（本荀子）爲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愚以爲在今日又宜曰鑒諸國諸國同時並域獨能自致富强豈非相類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較著者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爲原本輔以諸國富强之術不更善之善者哉且也通市二十年來彼酋之習我語言文字者甚多其尤者能讀我經史於我

朝章吏治輿地民情類能言之而我都護以下之於彼國則

瞢然無所知相形之下能無愧乎於是乎不得不寄耳目於惷愚謬妄之通事詞氣輕重緩急轉輾傳述失其本指幾何不以小嫌釀大衅夫馭夷爲今天下第一要政乃以樞紐付之若輩無怪彼己之不知情僞之不識議和議戰迄不得其要領此

國家之隱憂也此議行則習其語言文字者必多多則必有正人君子通達治體者出其中然後得其要領而馭之地理全志作於癸丑年書中於日本國記其欺侮亞墨利加觸石漁船時思報復於安南國極惡其議防之嚴榷稅之重於緬甸國亦有胥吏横征之怨未幾日本安南皆有兵端可見彼國書不可不覩若能知其未譯之書所得必倍多綏靖邊陲道又在是如謂六合之內論而不議封故見而限咫聞恐古博物君子必不爾也

製洋器議

有天地開闢以來未有之奇憤凡有心知血氣莫不衝冠髮上指者則今日之以廣運萬里地球中第一大國而受制於小夷也以地球三百六十度每度二百五十里（或云二百里或云二百三十里）如圓周積計之大海三分去一實爲方一里者十三億五千萬我

大清國北自興安嶺南至厓州距四十三度計萬七百餘里東自庫頁島西至噶什喀爾距七十七度計萬九千餘里截贏補縮約南北八千里東西萬一千里爲方一里者八千八百萬是一國而居地球十有五分之一也餘百許國俄英法米爲大據英人地理全志稽之我中華幅員八倍於俄十倍

於米百倍於法二百倍於英（但就本國言屬部不與）地之大如是五洲之內日用百需無求於他國而自足者獨有一中華地之善又如是雖彼中興地書必以中華首列非畏我非尊我直以國最大天時地利物產無不甲於地球而已而今顧靦然屈於四國之下者則非天時地利物產之不如也人實不如耳彼人非供首重瞳之奇我人非僬僥三尺之弱人奚不如且中華扶輿靈秀磅礡而鬱積巢燧羲軒數神聖前民利用所創始諸夷晚出何嘗不竊我緒餘人又奚不如則非天賦人以不如也人自不如耳天賦人以不如可恥也可恥而無可為也人自不如尤可恥也然可恥而有可為也如恥之莫如自強夫所謂不如實不如也忌嫉之無益文飾之不能勉強

之無肅向時中國積習長技俱無所施道在實知其不如之所在彼何以小而強我何以大而弱必求所以如之仍亦存乎人而已矣以今論之約有數端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四者道在反求以上諸議備矣惟

皇上振刷紀綱一轉移間耳此無待於夷者也至於軍旅之事船堅礮利不如夷有進無退不如夷夷人練兵首重行步先較定遠近若干丈尺行若干步又較定鐘表若干分杪行若干步十人一律行軍時兩勝齊舉其間雖流矢洞穿無礙陣法之整實勝於我然豈我不能爲之事乎書曰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古法本如是亦禮失求野之一證又以左傳覘其轍亂之說言之則古時車戰雖乘馬之步亦齊也而人材健壯未必不如夷是夷得其三我得其一故難勝北兵亦能有進無退是我得其二故間勝粵

人軍械半購諸夷而不備并能有進無退是我得其二有半故半勝然即良將勁兵因械於敵如天之福十戰十勝而彼能來我不能往犁庭埽閭固無其事後患正無已時而況乎勝負未可知也得三與得二有半究有閒也何如全乎其爲得三之相當也果全乎其爲得三不特主客異形勞逸異勢且我有可以窮追之道彼有懼我報復之心殆不啻相當焉斯百戰百勝之術矣夫得三之效亦道在反求而無待於夷然則有待於夷者獨船堅礮利一事耳魏氏源論馭夷其曰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無論語言文字之不通往來聘問之不習忽欲以疏閒親萬不可行且是欲以戰國視諸夷而不知其情事大不侔也魏氏所見夷書新聞紙不少不宜爲此說

蓋其生平學術喜自居於縱橫家故有此蔽惑則以爲不能自強徒逞譎詭適足取敗而已獨師夷長技以制夷一語爲得之夫九州之大億萬眾之心思材力殫精竭慮於一器而謂竟無能之者吾誰欺惟是輪倕之巧至難也非上知不能爲也圬鏝之役至賤也雖中材不屑爲也願爲者不能爲能爲者不屑爲必不合之勢矣此所以讓諸夷以獨能也道在重其事尊其選特設一科以待能者宜於通商各口撥款設船礮局聘夷人數名招內地善運思者從受其法以授眾匠工成與夷製無辨者賞給舉人一體會試出夷製之上者賞給進士一體　殿試廩其匠倍蓰勿令他適夫　國家重科目中於人心久矣聰明智巧之士窮老盡氣銷磨於時文試

帖楷書無用之事又優劣得失無定數而莫肯徙業者以上之重之也今令分其半以從事於制器尚象之途優則得劣則失劃然一定而仍可以得時文試帖楷書之賞夫誰不樂聞且其人有過人之禀何不可以餘力治文學講吏治較之捐輸所得不猶愈乎即較之時文試帖楷書所得不猶愈乎即如另議改定科舉而是科卻可並行不悖中華之聰明智巧必在諸夷之上往時特不之用耳上好下甚風行響應當有殊尤異敏出新意於西法之外者始則師而法之繼則比而齊之終則駕而上之自强之道實在乎是昔吳受乘車戰陣之法於晉而爭長於晉趙武靈爲胡服而勝胡近事俄夷有比達王者微服傭於英局三年盡得其巧技國遂勃興安

南暹羅等國近來皆能仿造西洋船礮前年西夷突入日本國都求通市許之未幾日本亦駕火輪船十數徧歷西洋報聘各國多所要約諸國知其意亦許之日本蕞爾國耳尚知發憤爲雄獨我大國將納汙含垢以終古哉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又以敵國外患同於法家拂士尹鐸曰委土可以爲師保今者諸夷互市聚於中土適有此和好無事之閒隙殆天與我以自強之時也不於此急起乘之祗逆天休命後悔晚矣或曰管仲攘夷狄夫子仁之郁用夷禮春秋貶之今之所議毋乃非聖人之道耶是不然夫所謂攘者必實有以攘之非虛憍之氣也居今日而言攘夷試問何具以攘之所謂不用者亦實見其不足用非迂闊之論也夫世

變代嬗質趨文拙趨巧其勢然也時憲之歷鐘表槍礮之器皆西瀛也居今日而援六歷以頒朔修刻漏以稽時挾弩矢以臨戎曰吾不用夷禮也可乎且用其器非用其禮也用之乃所以攘之也以經費言之軍械之價常十倍然利鈍所分勝敗係之固當別論輪船亦然然彼則一年而一運此則一年而一二十運移往時鹽船糧船費用改造輪船即百船已不止千船之用無事可以運鹽轉粟有事可以調兵赴援呼應奔走無不捷豈特十倍之利哉或曰購船雇人何如曰不可能造能修能用則我之利器也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則仍人之利器也利器在人手以之轉漕而一日可令我饑餓以之運鹽而一日可令我食淡以之涉江海而一日可令我

覆溺倉卒有隙幡然倒戈舟中敵國遂爲實事而購值不貲歲修不貲賞犒不貲使令之不便駕馭之不易其心焉者也是尙不如借兵雇船之爲愈也借兵雇船皆暫也非常也目前固無隙故可暫也日後豈能必無隙故不可常也終以自造自修自用之爲無弊也夫而後內可以盪平區宇夫而後外可以雄長瀛寰夫而後可以復本有之强夫而後可以雪從前之恥夫而後完然爲廣運萬里地球中第一大國而正本清源之治久安長治之規可從容議也夫窮兵黷武非聖人之道原不必尤而效之但使我有隱然之威戰可必克也不戰亦可屈人也而我中華始可自立於天下不然者有可自强之道暴棄之而不知惜有可雪恥之道隱忍之而不知

所爲計亦不獨俄英法米之爲慮也我中華且將爲天下萬國所魚肉何以堪之此賈生之所爲痛哭流涕者也

善馭夷議

今 國家以夷務爲第一要政而勦賊次之何也賊可滅夷不可滅也一夷滅百夷不俱滅也一夷滅代以一夷仍不滅也一夷爲一夷所滅而一夷彌强不如不滅也盛衰倚伏之說可就一夷言不可就百夷言此夷衰彼夷盛夷務仍自若然則馭夷之道可不講乎馭夷之道不講宜戰反和宜和反戰而夷務壞忽和忽戰而夷務壞戰不一於戰和不一於和而夷務更壞今旣議和宜一於和坦然以至誠待之猜嫌疑忌之跡一切無所用耳屬於垣鐘鬪於外無益事機適啟瑕釁子貢曰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以今日

行之直所謂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者也然則將一切曲從乎曰非也愚正以爲曲從其外猜嫌疑忌其中之非計也夷人動輒稱理吾卽以其人之法還治其人之身理可從從之理不可從據理以折之諸夷不知三綱而尚知一信非眞能信也一不信而百國羣起而攻之箝制之使不得不信也吉勇烈之事見重專對議卽能爲理屈之明證然則和可久恃乎曰難言也蓋嘗博采旁咨而知諸夷不能無異志而目前數年中則未也中華爲地球第一大國原隰衍沃民物蕃阜固宜百國所垂涎年來徧繪地圖轍跡及乎滇黔川陝其意何居然而目前必無事者則以俄英法米四國地醜德齊外睦內猜互相箝制而莫敢先發也俄與英法講和未久咸豐三年俄伐

土耳其欲滅之英法及墺地利薩丁邪救之至六年三月始議和凡連兵四年大小數十戰陣亡及黑海遭颶風冬凍夏疫死者俄數十萬人英法十萬人爲近今泰西一大事米嘗大困於英米本英屬部乾隆中英與法構兵久練餉苛急米人不能堪眾推華盛頓爲帥拒英英不支乃議和嘉慶十七年英人又入米都英法亦世構兵嘉慶二十年法主拿破倫死之後始和其於他國亦無歲無戰爭要其終講和多而兼并少故諸夷多千年數百年舊國諸夷惟米新造外俄祿利哥開國當唐懿宗時英威廉開國當宋英宗時法路易開國當宋理宗時諸小國亦多久長至日本自周惠王時至今不易姓與西夷無涉不特兼并難即臣屬亦不易何則諸夷意中各有一彼國獨強即我國將弱之心故一國有急難無論遠近諸國輒助之蓋不僅輔車唇齒之說英嘗助俄伐土耳其埃及後悔之英志云坐令土弱俄疆至今爲梗其意可見其識見遠出乎秦時六國之上如土耳其欲并希臘俄英法救之俄欲并土耳其西班牙欲并摩洛哥皆英

法救之汔歸於和彼於小國猶爾況敢覬覦一大國哉津門戊午之事發端於英咈牽率三國而來者無他不敢專其利也懼三國之議其後也庚申之事得當即已者亦懼俄米之議其後也可取而忽舍可進而忽退夫安有興師動衆開關跋涉八萬里之遠無端而去無端而復來哉不待智者而知其不然矣故曰目前必無事也可以坦然無疑也將來四國之交旣固協以謀我或四國自相鬭一國勝而三國爲所制而後及於我然四國之相讐勝於讐我交必不能固而自鬭則爲日必不遠可慮也又西藏之南及新疆天山南路皆與英屬部孟加拉本若等境接壤可慮也俄境東自興安嶺西至科布多毘連者數千里近聞俄夷蹤跡已及綏芬河一帶

距長白吉林不甚遠更可慮也然則前議自强之道誠不可須臾緩矣不自强而有事危道也不自强而無事幸也而不能久幸也矧可猜嫌疑忌以速之使有事也自强而有事則我有以待之矧一自强而即可弭之使無事也自强而無事則我不爲禍始即中外生靈之福又何所用其猜嫌疑忌爲哉

校邠廬抗議卷下

受業徐敦仁校字

校邠廬抗議四十篇　先大夫庚申年避地滬上作有索觀者輒錄副以去甲戌　先大夫見背不肖等校刻顯志堂稿刊十四議於集中其初藁及手定本俱藏於家己卯芳植筮仕江右先後蒙　邊潤民中丞　陳伯潛閣學　潘偉如中丞索此書並屬付梓乃於今冬開雕既成適兄芳緝寄津郡刻本至持校此本字句互有不同皆　先大夫當時所自竄易蓋各有所本而非意為增損也光緒十年十有一月男芳植謹識